

著名作家寄语

跑文学的马拉松， 奔向更大的世界和更大的可能

□王蒙

我是1956年3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的与会者。能够有机会和参加本次青创会的各位同行、各位朋友见面，我很受鼓舞。我说一下我的祝愿。

第一，我们努力保持内心的热情和驱动的力量，保持兴趣和文气，保持对文学的追求。对文学的追求，是我们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来自对世界、对人生、对家国、对人民、对事业和幸福的追求，是一个感人的、动人的、迷人的途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能量和引擎。我们永远不会受任何消极与虚无论的影响。尽管人生有许多遗憾，但是面对“人生如梦”“沧海一粟”“意义本无”等说法，我们只能选择更加珍惜和热爱生活与文学。和无穷、和永恒相比，哪怕我们近于零，但是和零相比，我们的成绩与可能性也无比地长久与远大。我们可以、我们甚至要立志赓续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光彩与魅力，否则何以对祖宗，何以对后人？

第二，突破小我，奔向人民。回想1963年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我参加中国文联的读书会，见到了一些地方的文联领导同志，我立刻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需要突破自己，不能只在北京市待着。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就确定了我要去新疆。我报告当时中国文联的领导刘芝明同志，得到了他的支持。后来在文革前夕特殊的情况下，自治区党委、文联想了一个办法，派我到当时条件最好的伊犁农村劳动锻炼，并担任人民公社副大队长，而且殷切地鼓励我拿起笔来。我做到了许多年和各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熟悉了许多过去不会的活计，学会了骑马跑一星期走山区和牧区。人是可以突破自己的，人不能满足于自己，人不能只会欣赏自己，还要奔向更大的世界和更大的可能。

第三，我相信我们能够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个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包括信息的变局、知识的变局。我们得升级，得活到老学到老。我们要学习社会，学习党史党建，学习中国现代化，学习信息科学，学习人工智能，学习生命科学，学习材料科学，学习国防科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习外语外事，学习人文社科。有专长，也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资源。我顺便说一句，德国的大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去世后，他的家属邀请我到他的德国别墅去住了6个星期，我在那里报名参加了德语班。这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6个星期学不会我也要学，我觉得多学一点东西太可爱了。有人问我，说你学这么多、学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我的看法是，学在前，用在后。你不能用在后，临时学，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学习，学习以后早晚有用，永远有用，对你的精神状态、对你的心理、对你的健康都有用。



第四，我们要贴近现实，创造想象，发展智力，发展动能。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浅薄的写实和低级趣味，而应该有所扩充，拓宽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有更勇敢与阔大的创造。

第五，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的处境和古往今来的许多作家是不一样的。今年夏天我看了好多电影都是讲作家的，有巴尔扎克，有契诃夫，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我看着这些作家非常敬佩，也非常难过。有些西方电影描写的作家，看着都是神经病，而且都那么短命。契诃夫活了44岁，巴尔扎克写了那么多东西，他只活了51岁，他的神经质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厉害。我就想到咱们中国的王勃，现在考证他的终年，一说是26岁，一说是34岁。李贺是26岁。我希望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能够身心健康，成为社会的健康的正能量，能够跑文学的马拉松。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我怕的是对不起我所遭受的痛苦”。是的，写作中我们会想到痛苦，但同时中国人也会想到英勇奋斗、忘我牺牲，不断幸福、美好风景、发展奇迹，还有人们所受到的各种关心爱护，涓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中国人的道德和感情。我们要表现我们的犀利、敏感、幽默，也要表现我们的善良、深情、豁达、健壮和信心。

在火星写地球的故事

□莫言

最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常有“躺平”的愿望。今天本来也想“倚老卖老”一下，但刚才听了王蒙老师的发言，我感觉非常惭愧。王蒙老师比我大21岁，但是他的精神、他的斗志、他的创作能量、他的学习能力以及他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的热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尽管望尘莫及，但也要努力追随。一会儿散会，我打算不坐车了，要跑步回家。今天晚上也不睡觉了，要连夜写作。明天我也不休息了，要去学校与学生见面，交流参加青创会的心得。我要努力地向青年作家学习，学习你们对新质生活的敏感发现与新颖表现，争取能够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梦。梦到马斯克来中国招募第一批移民火星的志愿者，我没有犹豫，立刻就报名了。他们通知我去面试，面试的人竟然是我的小学启蒙老师。她问我：“你为什么要去火星？”我说：“因为我没去过。”她又问：“去了之后，你还想回来吗？”我说：“如果能回来当然还想回来，回不来也就算了。”她又问我：“你去了想干什么？”我说：“我去写小说。”她说：“你已经招了两个写小说的了，你还会写什么？”我说：“我正在学着写剧本。”她说：“我们正好缺一个写剧本的，你被录取了。”接下来老师就问：“你到了火星上，写的内容是什么？”我说：“我写的还是地球啊。”

尽管我在火星上写作，尽管我周围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写的还是地球的生活或者是对地球生活的回忆。我写的还是我熟悉的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中国人民伟大的奋斗，中国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所有奇迹和我们数千年里涌现出来的一批批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各种各样生动的、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我这样的想法是发自内心的，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尽管生活的环境是火星，尽管一切都和之前不同，但我的生活积累没办法改变，我是地球上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性质，不会改变。当然，在火星上写地球生活，这个崭新的角度必将会对写作产生深刻影响，必将会让文学具有新质。所以这个梦尽管虚幻，但我觉得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表现了我这个年近古稀的人，依然还是希望能够与时俱进，依然还是保持着一种对外界新鲜事物的强烈兴趣。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老人们”的一个特征。

朋友们，我们处在一个日新月异变化着的时



活学习外，我们当然还要向历史学习，向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学习。古今中外的作家们创造的文学经典是我们的楷模，我们要以这个为标准要求自己，在学习经典的基础上创新。

感谢大会组织者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这为我提供了向青年作家学习的机会，我感觉到你们的青春活力正源源不断地灌输到我的身上。我希望将来，假如我们在座的哪一位青年作家真正到了火星去写作，希望你拿起笔来的时候，能够想起今天上午我的发言。

青年作家代表发言

青年作家应该具备「三气」

□马伯庸



我生于1980年，今年实岁44岁，已经触摸到了青年作家标准的上限，今天是最后一次以青年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发言。这是一份光荣，也是一次纪念，纪念我终于挥别青年，正式步入中年。回首过去几十年的创作生涯，我不敢说取得了什么成绩，但对于青年作家该如何变老，多少有一点心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为，对于青年作家们来说，如果要写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要具备三气。

第一，要有洞察时代精神的锐气。任何文艺作品，无论历史还是科幻，无论言情还是推理，无论现实主义还是幻想文学，它们的底色始终是当下。因为我们和读者都生活在当下，在作品中体现出时代精神，不是一个写作技巧，而是一种文学的必然。你无法回避它，也不可能忽略它。

昂扬向上的年代，会造就一批积极奋发的文艺作品；迷茫颓废的时代，则会产生浮躁与幻灭的艺术。汉唐气象，魏晋风骨，是截然不同的风格。《水浒传》写的是宋代故事，反映的却是明代市井文化的兴盛；显支微克的《十字军骑士》讲的是中世纪背景，但却体现出19世纪波兰人民渴望脱离普鲁士残暴统治的思潮。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品，无一不是彰显出作者所在时代的特点。

从荷马到杜甫，历代先贤都不断在提醒我们，诗家也是史家。所以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体会当下的社会风气，记录当下的历史痕迹，是我们的天职。

第二，要有连接人民生活的地气。一次交流会上，一位读者问我，我们为什么要看历史小说？那些历史已经发生过了，那些人也已经死掉了。我的回答是，讲古是为了观今。我们为什么会为了书中人物落泪，是因为他们的境遇穿越时空，击中了我们的内心，与我們有了连接，让我们能够理解。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经常被曲解。其实他的意思是，历史分成两种，真历史与档案历史。所谓

真历史，是能够被现代人所感知、所理解的历史，才能从历史尘埃中被激活。他举了个例子，罗马共和国第一个死掉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与当下无关。但埃及艳后的遭遇，却能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当代人对爱情和政治的理解，与古埃及并无什么不同。

史学理论的争议我们不去管它，但从文艺创作角度来说，这句话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只有被读者感知的、被读者所理解的文艺作品，才能被他们所接受。那么，要如何让读者感动和理解呢？这就需要我们有深入了解人民生活的意愿，去了解真正的、属于最广泛群众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俗称的接地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唯一的源泉。”

这段阐述，直指文艺的本质。刚才说我们要洞察时代精神，那么时代精神从何而来？时代精神就是由千千万万民众所构成的，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期许与顾虑，无数微不足道的意志汇聚成了江水。如果我们不沉下去，理解他们，又怎么能感知到大江东去的壮景？

第三，要有坚持守正创新的志气。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讲话中，对文艺创作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可见，对于创作来说，守正与创新，两者乃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作为青年作家，守的是时代之正、传承之本；创的是意识之破、思路之新。只有当传承得到尊重，文艺作品才能找到其根系所在，成为有源之水；只有有意识地从群众中汲取素材，不断观察与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让作品焕发充沛的活力，不会被淘汰。

坚持守正创新，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作家的创作之道，洞察时代精神，则是文艺创作之术。我们只有充分把握道、法、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道演法，以法驭术，才能在接下来的创作生活中做到有锐气、接地气、长志气，创造出更多杰作品，让我们的国家的文艺生活变得更加丰茂繁荣。

我们都拥有一支笔和一份诚恳

□孙频



来参加青创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不仅可以见到诸多师长，见到认识十年以上的老朋友们，还能见到很多更年轻的面孔，只有二十多岁才有的朝气与活力朝我迎面扑来，提醒着我的年龄，也感染着我。想到自己第一次来参加青创会的时候，也是这般年轻，认识的朋友还很少，每到吃饭时间，便躲在角落里孤零零地吃着自助餐。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不禁感叹时光流逝之匆匆，而也正是时光的流逝造就了中国文化中最有魅力的部分，那就是“化”的功能与过程，也正因为这个过程，中国文化中才有了四季的永恒，才有了生生不息，也才有了从古到今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

我愿意把每一个作家都理解为，他和他的命运相遇了，只要个体与自己的命运相遇，就没有高下之分。所以，文学赋予我们一种真正的平等，无论你是身处一线城市，还是在十八线小县城，无论你是在最北面的漠河，还是在大陆最南端，也不管你是专业作家，还是教师、军人，或是矿工、快递员，你都拥有一支笔和一份诚恳，你都可以以无法复制的经历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

而我对文学的感激还不仅仅因为此，还因为文学带给我们的深深的宁静与内心的尊严，它的辽阔与深邃让我们懂得谦卑，懂得仰望与致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庄严，它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里能够保有尊严和高贵的秘密。还有它无可替代的治愈功能，对灵魂的治愈，对人心的安放，与自我的对话，它让我们能一直保有柔软和诚恳，并愿意把这个最柔软最诚恳的部分献给这个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帮我们消融了世俗与梦想的边界、苦难与幸福的

边界，甚至消融了生与死的边界。所以我们总可以在小说中创造形形色色的爱，可以怜悯万物，可以让分离不再是分离，让苦难不再成为苦难。我们也在小说中追溯历史、反思时代，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对自我身份寻找和确立的过程。每一位作家的成长，与自己的作品都是同步的，我们写出的文字就像我们忠诚的坐骑，驮着我们，缓缓地、艰辛地，在美丽与尘埃里一步一步往前走。

是的，这么多年来，文学正是这样陪伴着我，不离不弃。陪伴着我从初出校门走到不惑之年，陪伴着我从北方来到南方，从山林走到海边。陪伴着我为了写作，可以克服社交上的笨拙，只希望能真正理解一个平凡人身上的文学光辉。陪伴着我为了写出船员们的生活，可以一次次地像水手一样登船出海，也可以一次次地看到了壮美的海上日出和日落。陪伴着我在大山里采风，无数次遇见山间明月。一次采风途中，我住在一个小山村里，晚上，我一个人走在没有一丝灯火的山

路上，周围是纯粹而安静的黑暗，走着走着，前面黢黑的山峦之上忽然跃出了一轮金色的月亮，居然是满月，那么盛大，那么辉煌，足以把天地间的一切照亮，我站在那里久久与它对视着，这深山里的明月，这无人知晓的辉煌，值得我为之深深感动。

我经常想，这么多年里，如果没有文学陪伴着我，我该有多么孤独。也是这种陪伴让我放下所有的恐惧、禁忌、虚妄，放下对名利的渴望，放下不被看到的寂寞，坦然接受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它给予我们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依靠，更是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每当我被现实裹挟感到浮躁的时候，又是文学的力量让我沉静下来，它告诉我，一切终将过去，每一个个体都是时间当中的一粒尘埃，转瞬即逝，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在己有限的时间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做一点自己真正能做的事情。这是个体向世界的探索，也是朝着自己本性的回归。

在我小的时候，唯恐自己的一生庸庸碌碌地度过，而喜欢上文学并开始写作，也许本身就是出于对平凡的抗争。因为在小说中，你可以创造出无数种命运，可以让不同的主人公替你重活一次又一次，就好像，你已经活过了几生几世。后来，我逐渐明白，其实自己就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但文学让我懂得，过一种平凡而自在的人生其实也挺好，而你所向往的、所恐惧的、所怀疑的，文学已经补偿给你，或者，已经帮你稀释掉了。它会抚平所有高浓度的情感、艰辛的挣扎和世上所有的苦难，最终把它们化为平静和慈悲。只要这个文学的世界还存在，我们便不再孤独，也不再艰辛。